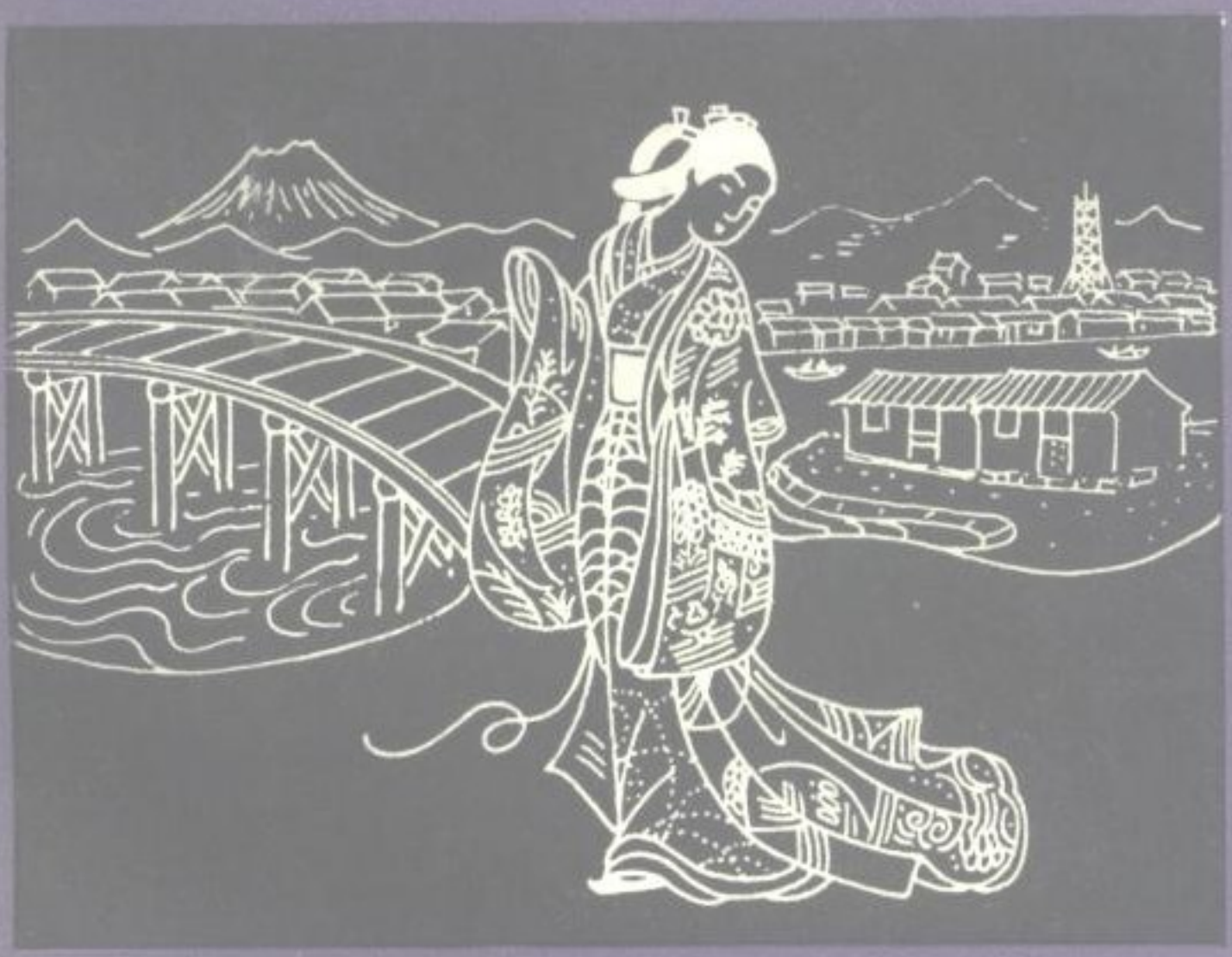
民俗学丛书

民俗学入门

〔日〕后藤兴善等著

王汝澜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俗学丛书

民俗学入门

后藤兴善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8379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北京

968379

封面设计　汪玉琳

民俗学入门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二号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3/8　字数：90,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229·10 081　　定价：0.42元

《民俗学入门》序

钟敬文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毫无疑义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个大可喜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把那笼罩在太空的妖氛扫除了。健康和活力回复到祖国的身上。几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好转和发展，教育、科学和一般文化，也显现出崭新的面貌和蓬勃的气势。在科学的领域里；一些过去受冷落乃至遭诟病的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这时候都象春分前的昆虫纷纷启蛰了。

民俗学是一门不容忽视的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打从英国汤姆斯创造这个学术用语以来，虽然只有一百几十年的时光，可是它在国际学术界的长势却是越来越旺盛。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民俗，不管在文明的或文化不发达的民族里都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或部落的社会生活里会没有什么民俗而能够兀然生存的。换一句话说，民俗是人类各集团的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群智力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在人们对自己民族、社会的种种现象要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并想把这种认识应用到教育和社会的改革上，这时候，以记述、研究和说明人民生活文化现象为职志的民俗学，要受到重视，对它进行探索和阐明，这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吗？

China

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是近代社会和思想的产物。在我国随着广大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政治、文化变革的新需要，在风雷震荡的“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新学术的婴儿就在我们学界里降生了。它的诞生和发展，自然都有国际学术思潮的一定影响，但是主要仍然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本身的需要。大家知道“五四”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我国一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醒觉，是他们对民主和科学感到迫切的要求的结果。那种醒觉和要求，正是代表着当时祖国千千万万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的。因此它不久就成为壮阔的社会思潮，成为群众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的目标和动力。

从那时期产生和后来有相当发展的民俗学活动，虽然始终限于大都市的高等学校和某些地区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群中，但民俗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及其有关活动，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的，它的性质在历程上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的。

抗日战争时期，民俗学对象里的某些部分，即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在北方解放区受到新的注意和重视，在指导思想上，这显然是一种跃进。（其实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左联革命文学运动时期已经萌芽了。）但它只偏重在文艺方面，并且是从革命文艺创作和作家改造思想着眼的。因此，虽然取得巨大效果，并为解放后这部分（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起了铺路的作用，但是，对整个民俗学的活动却没有给予全面的关注。关于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充分展开（这里面当然有当时所处战争环境等关系）。那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逃避日本侵略军的缘故，许多原来在近海地区等大城市的学术机关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大都迁移到内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特别是西南各省。他们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以及文学艺术，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某些成绩。但是，从指导思想说，却只是过去时期的继续。

全国解放以后，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搜集、探究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因为实行国内平等的民族政策的关系，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在那些调查报告里包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料。但当时很少公开发表，更谈不上对它的科学研究。总的来说，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七年间，对于民俗学，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工作，但是，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有时候（大都是展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的时期），某些同志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所以提到它，目的只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或被认为跟这门学术有关的学者。回头看看，这类情形，给予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术（不限于民俗学）带来了多少损失！至于林彪、江青反动政治集团十年黑暗统治时期，一般学术的受到摧残和有关同志的遭受劫难，那就更不忍述说了。

“否极泰来！”从七六年（特别是八〇年）以来，短短的几年中，这个原来差不多成了禁区的学问——民俗学，不但已经得到解放，而且短时间里呈现出活跃的姿态。应答着我们呼吁重建民俗学的公开信（一九七九年），好些省市先后成立了省级的民俗学会或民俗学研究小组，有些高等院校开设了这门功课，一部分师生共同建立了民俗学社。形式不一的专门性的民俗学刊物也在南北各地涌现了。至于全国各种民间文学方面及一般刊物上登载民俗的资料和理论文章的

China

就更多了。民俗志一类的新书也出现在书店或图书馆书架上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大家期望的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也即将在我国学术界的地平线上呈现了。现在各地对民俗的搜集、研究感到兴趣，并且愿在这方面贡献自己力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处都有（问题在于怎样给以帮助——组织、领导和培养）。……这些映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说来真是动人的。

但是，从学问的进程说，这种可喜的情景，还不过是个开始。更巨大的发展，还在于今后。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必须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而且需要相当的时间，我们今后应该做的事情实在不少，比较重要的就有下列几项：

(1)鼓励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各专区、县等迅速建立民俗学会或民俗学研究小组；

(2)组织并进行各地区民俗资料的普遍调查或专项调查；试行专题研究或概括研究；

(3)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近、现代和古代的民俗资料及有关见解、言论；

(4)有计划地进行这方面工作人材的培养；

(5)加强国内外这方面理论著作（入门的及专门的著作）的翻译、介绍；

上述几项工作都是推进我们今后的民俗学活动所迫切需要的。只有完成了这些，我们新时期的新民俗学才能达到真正繁荣的境界。

后藤兴善教授这本《民俗学入门》（一九五〇年刊行），象书名所标示，是一册关于民俗学知识的引路书。自

然，著者是日本人，他著作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民族的，这本书的前身原名《用于“社会科”的民俗学》（一九四八年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因为发动侵略战争，终于使自己民族食了恶果之后），当时他们的教育部，为了使本国公民，熟识自己所生息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规定各级学校开设“社会科”的科目，并在这种科目的教材里容纳入民俗学的资料。这本书，就是著者因受彼国民俗学界师匠柳田国男的劝诱，为了上述的目的而执笔的，所以取了那个原名，但是、这个本来为社会科教学提供资料的著作，对于民俗学的性质、范围、项目、采集方法及学问作用等方面，都作了扼要的论述，是这门人文科学初学者很适用的入门书，所以在它刊行不久，就改用今名再版了。

著者后藤兴善教授，是日本现代一位民俗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翻译了法国民俗学者那本颇为学界所知道的通俗著作：《民俗学》（日译本改称《民俗学入门》，乡土研究社发行）。过了两年，柳田国男口讲、他笔记的民俗学名著《民间传承论》也出版了。在这些时期前后，他还陆续在《乡土研究》、《旅与传说》等民俗学杂志上，发表了好些文章。《民间传承论》和他的《方言研究与乡土人》论文发表时，载在柳田主编的《日本民俗学研究》中，我正好在东京，当然抱着很高的兴致把它读了（对于前者记得还曾译过它的《序言》，虽然那是柳田自己的手笔）。他的姓名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这本民俗学概论书，大概是解放后我在北京才读到的。同时所读的日本学者这类著作，还有柳田国男和关敬吾合著

的《日本民俗学入门》。那是载着比较详细调查问题的引路书，篇幅也比较大些（全书四七七页）。

后藤教授这本引路书，据他自己所说和我们所看到的，它大部分是根据柳田和法国学者山狄夫和汪·继迺波等的构想和说法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他自己的见解。应该说，那种见解差不多是随处存在的，有些地方，还是来自他在实际工作中所得出的经验或体会。作为一本引路书，我觉得它有好些长处，下面且举出两三点看看。

一、它给我们的初学者介绍了较适用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见解。说到民俗学，大家就想到它的老家英国（其实，据有些学者的推究，现代民俗学作为一种学问的出现，较早的还是在德国，虽然他们所用的术语，不是现在我们通常使用的“民俗学”这个词），接着也想到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班恩女士修订过的《民俗学手册(“手册”或译“概论”)》、这也有点道理，因为这书的整个结构和某些部分，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起，就被我们学界以各种方式一再介绍过来。自然，在那些时期，被介绍进来的还有瑞爱德的《英国民俗》（即江绍原编译的《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的主要部分）和柯克斯女士的《民俗学导论》(即郑振铎译述的《民俗学浅说》)，此外，前面提到的汪·继迺波那本小书，也曾经被译出一部分。这些著作在范围、项目等的大小、详略并不一致。但是，班恩女士的那种对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却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说、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即比较限于英国老派和一些受它影响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别国学界的见解），欧洲德、法等国的学界早就突破这种局限了。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当前我们的民俗学正在正确的观点指导下和新的生活文化基础上重新建立，在它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上，当然要顺应学界的新潮流前进，不能固守英国民俗学早期的旧框框了。在这个意义上，后藤教授这本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可欢迎的，至少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所介绍的正是那种比较新的和有意义的看法。自然，象山狄夫和塞碧约的见解，解放前也不是没有人提到过，只是没有引起更大的注意，而《民俗学手册》的看法，因为一再被採用在那些通俗的著作里，它的影响到现在仍然存在着。（其中有的这类书，年来又被没有批判地重新刊行了。）这就使我们更感到介绍一些比较通达的看法是多么有必要了。自然更完善的范围、内容项目等的见解，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努力研讨。

二、它教给我们对这门科学对象的“现在性”的认识。民族的或全人类的风俗习惯等，现代有，古代有，原始时代也一样有，自然，具体的种类和形态等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它的叙述或研究，可以拿现代做对象，也可以只拿古代做对象，而在研究上往往又是要连贯今古的，因为民俗现象，它跟其它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一样，是有发生、发展以及变异、衰亡等历史现象的。对它的研究，要从今溯古，或以古证今，这些都是学术活动的自然现象，也是合理现象。但是，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的不同，正象“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

China

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过去，我们学界（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点认识是不够清楚的。有些学者往往从古文献上去抄辑材料，或热衷地到历史民俗现象中去找寻研究题目。我们应该说，对古俗资料的辑录乃至整理，对古代民俗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它是文献民俗的整理或研究，是属于历史民俗学或民俗史研究的范围，跟民俗学当然也有关系，但基本上却不是一回事。

在这个问题上，后藤教授在这本书里的意见，基本上是可取的，他明白指明：民俗学所处理的事象，不是那些所谓历史资料，而是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直接研究的资料的。它是象人类学、社会学那样，以现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跟古人类学、原始或古代社会史等学问是不一样的。自然，在说明现在民俗的起源、变迁时，不能不追溯到它过去的历史状态。但这不等于说民俗学所处理的事象，主要是历史的，它的研究资料只倚靠文献，或主要倚靠文献。

三、它指明这门人文科学资料的采集方法是实证科学的方法，即是要从亲身去考察、记录活着的社会事象那里开始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也可以说正是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用是跟上面对研究事象性质的确定有密切关系的，因为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就不能凭藉图书馆里蒙着灰尘的古文献的供应，而必须用实地采集的方法，也就是现代学者所惯说的“田野作业”的方法。与此相适应，“在研究上是根据所得的活资料，进行客观分析、比较和综合概括的方法。这本入门书，明白地说明这点，对于我们在解放前这方面的某些活动，带有一种不指明的批评，而对于我们今

天学界的活动，却具有一种使人端正趋向的作用（虽然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消极情形还不怎样严重）。

此外，如对于民俗学的社会功用（可以培养爱国心、国际爱）的阐明等，都是对这方面学习者有益的言论，尽管它不完全是著者个人的创见。

象前面所说过，现在我们正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民俗学。我们全国各地有不少这方面的热心者。但是，他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方面谷仓里的米谷是相当贫乏的。在读物上，这些热心者固然需要比较专门的东西，更需要引路入门的东西，但是一时我们还腾不出手来写作后者这类书物。在这种情况下，介绍一些外国学者的著作，也是一种有利的权宜办法。因此我们觉得这部入门书的译成中文有一定的意义。自然，这部书，从我们的观点看，不能说是没有缺点的，主要自然是著者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外，象他虽然把学问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对象仍比较限于农村的传承文化（民俗），对于现代某些学者们所强调的都市民俗却缺少注意。……总之，它还不是一部完全使我们心满意足的读物。但是，我们远古的祖宗就说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辩证法的见解，不是正可以帮助我们聪明地去对待这本译书么？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

China

目　录

民俗学入门……（1）

前言……（3）

第一章　社会科、乡土研究、民俗学……（5）

第二章　民俗学……（13）

第三章　民俗学的领域……（20）

第四章　民俗学的调查要目……（28）

第五章　民俗资料的采集……（40）

第六章　有形物质民俗……（46）

第七章　社会集团民俗……（55）

第八章　口承语言民俗……（63）

第九章　无形心意民俗……（71）

第十章　民俗学与爱国心……（77）

附　录　乡土研究与社会的研究方法……（82）

民俗学及民俗学的领域……（91）

民俗学的位置……（109）

China

民俗学入门

后藤兴善　著
王汝澜　译

China

China

前　言

前些天，访问了柳田先生。看到先生更加神采奕奕，先生倾注了毕生之力的研究工作顺利进展，我为国家的学术事业感到无比高兴。而相形之下，自己在工作上常迟迟不前，有负于时代的期望，又感到无地自容。先生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从事学问之道的人应如何自处，对于象我这样往往随心所欲地向前发展的人，谆谆告诫说：今天，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的人，要求也改变了，应当有点抱负，让我们这门学问渗入教育界。他认为，如今教育部为了重建祖国而设置了“社会科”，采取了重视民俗学的态度，是可喜的，他自己打算给以协助，并劝告我：如果也有同感，就抓紧写一本民俗学入门书怎么样？甚至说：把以前刊行的法国民俗学者遮涅普（A.V.Gennep）的《民俗学入门》改订一下，加进一些日本的例子不是也可以吗？

我每次见到先生，都为先生的厚谊所感动。回想起来，昭和七年（1932年）我翻译出版了遮涅普的书；翌年，又为柳田先生口述的《民间传承论》代笔出版。自那时以来，民俗学的进步使学术界为之惊异。自己在这几年里虽然多少有些脱离民俗学的倾向，但也参加了柳田先生所主持的全国山村、渔村调查，以后又计划出版自己的《民俗学概论》，其中一部分已经脱稿，而且，桑提夫(P·Saintyves1870—1935）

和赛比约（P·Sebillot）著作的译稿也完成了，于是决心早日实现先生的劝告。

教育部的人们为了刚刚设置的“社会科”想要多听取一些民俗学者柳田先生的意见，这种热心的态度确实令人鼓舞。“社会科”当然是社会学领域的科学，但日本的社会学对于民间事象的细节，还没有全面而广泛地进行实地调查。如所周知，民俗学曾以乡土研究的名义大力开展工作，从全国搜集了资料。而且，在民俗学诸事象中，教育方面的内容很多（前代的教育和教育方法的研究本身就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教育的立场，应当重视。当然不能说“社会科”所需要和目睹的一切内容都存在于民俗学之中。因为民俗学本身的性质是明确的。但是，今天的民俗学已扩大了视野，其活动面几乎扩大到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从本书所举调查要目也可以了解这一点。有些人也许从某种偏见出发，不喜欢“社会科”带上浓厚的民俗学色彩，而我却要强调，正是在这里保存着自古相传的浓郁的民族气息。

当然，“社会科”的内容比民俗学的内容还要宽广，但是必须大声疾呼，要把民俗学做为它的领域的一大部分。我们希望在“社会科”中更多地增添民俗学的色彩，而使之成为更有实效，更有趣味的一门科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